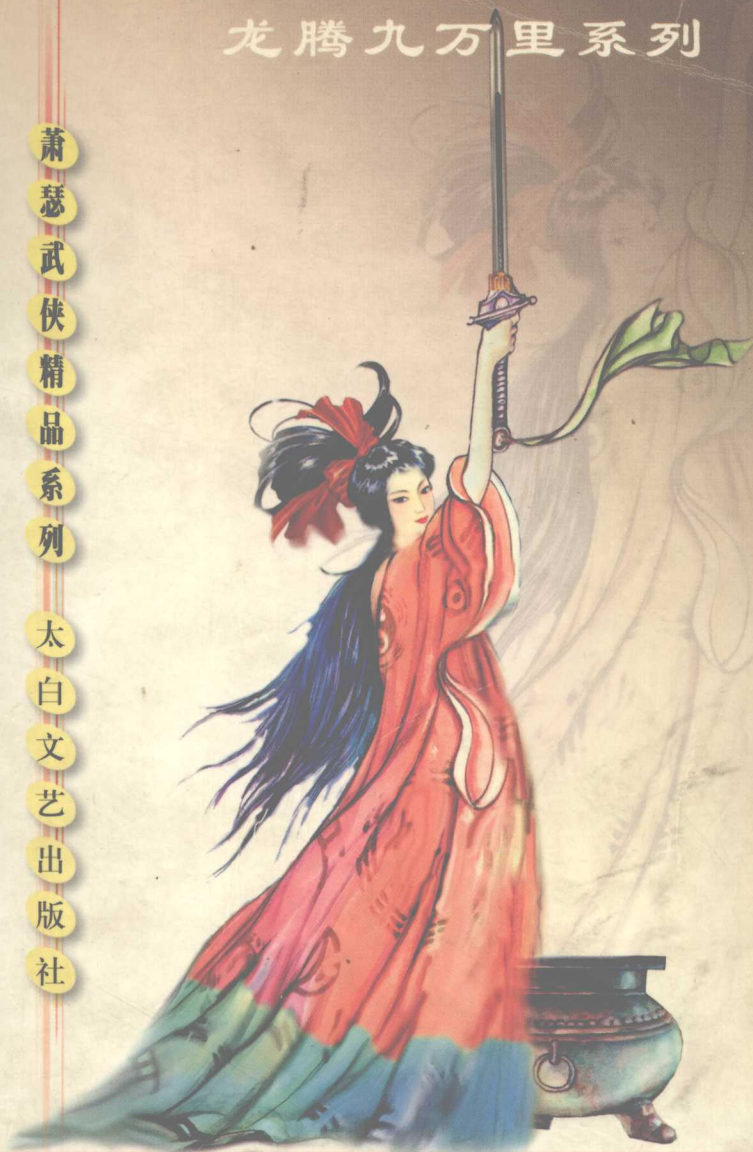


龙腾九万里系列

萧瑟
武侠
精品
系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鐵劍紅粉

中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鉞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崑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鉞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I248
15
(2)

鐵劍紅粉

中

龍騰九萬里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十 九	斗智斗勇	(317)
二 十	毒心蛇姬	(339)
二十一	嫁祸江东	(349)
二十二	欲擒故纵	(379)
二十三	报仇雪恨	(395)
二十四	七毒残篇	(420)
二十五	客途中伏	(441)
二十六	天都神剑	(452)
二十七	天杀门主	(471)
二十八	杀星临门	(485)
二十九	遁形大法	(498)
三 十	驭剑歼魔	(512)

十九 斗智斗勇

铁铮乍然现身，而且出手就制倒了两个人，把刘绍棠与赛杨妃都吓住了，另外两个汉子也怔住了。

他们正在夹斗玉妙容，乍然失态，玉妙容却毫不客气，挺剑急搦，一下子就劈倒了一个。

赛杨妃急叫道：“不好，黑燕子是在使诈，大家快逃，谁能脱身就通知门主去！”

他们来了六个人，已经倒下了一半，一个汉子飞速地腾身退后，落在自己的马上，策马急奔。

尤二混站了起来笑道：“兔崽子，老子叫你逃了出去，就不叫尤二混了！”

他容得马奔出了十几丈，才忽地扬手，两块飞蝗石疾出，打在马的后股上，骏马负痛长嘶，猛地一掀把那汉子弹上了半空，尤二混飞蝗石出，十几块飞石招呼在那汉子身上，落地后叭地一声，摔得脑袋开花，无法动弹了。

铁铮从容地跨下了车子，笑笑道：“二混，挺不赖！”

尤二混笑笑道：“铁爷夸奖了，小的没机会跟名师学艺，这是小时候当顽童时练的，一直没松下来，现在将就还管用，这两个家伙是不是要我也收拾下来？”

铁铮笑道：“现在还不必，你看住那个婆娘就行了，她要是敢跑，你就打她的脸，叫赛杨妃更胖一点！”

说着慢慢向刘绍棠逼过去，这下子刘绍棠可真的急出了眼

泪，没等铁铮走近就跪了下来：“铁大侠！我完全是受了上命所遣，请您饶命吧！”

铁铮笑道：“刘大少爷，别再来这一套了，上次你放的那一暗针没要了我的命，这次更不灵了！”

刘绍棠连连磕头，口中直喊饶命。

赛杨妃却好像豁出去了，大步走过来：“刘绍棠，别这么没出息，大不了一死而已，死也要像个男子汉，站起来！”

刘绍棠闻言一怔，才抬起头来，赛杨妃忽地一脚，踢在他的胸前，这一脚的劲道十足，把刘绍棠整个人踢得飞了起来，落地时，仰面朝天，胸前一个大洞，鲜血像泉流似的往外喷，好容易平坐起来，手指着赛杨妃，两眼凶光直露：“你……你对我下毒手！”

赛杨妃冷笑一声：“刘绍棠，人总要活下去，我假如不先下手，你也不会让我活下去的！”

刘绍棠又要扬手，赛杨妃已经平空弹射起来，玉妙容以为她要跑，跟着扑起喝道：“留下来！”

剑光跟着扫上，赛杨妃也不躲，听任那一剑削落了她的一只手掌，而且伸出了另一只手，抓住了玉妙容，落向另一处沙丘后面，而铁铮也看出了情况的不对，抓起两个被制住穴道的汉子，掷向刘绍棠而去！

只听得波波几声轻响，眼前银光乱舞，等到光定尘落，刘绍棠与那两名汉子已经成了马蜂窝，一身都是细孔，而赛杨妃与玉妙容所藏身的沙丘前面却铺满了一层细小的银屑，赛杨妃探起头来一看，铁铮已慢慢地走过来，递出一个瓶子给玉妙容道：“给她敷上！”

弯腰由地下用剑尖挑起一蓬带有银屑的沙土，仔细看了一下，点点头道：“厉害！厉害！这玩意如果中上一颗，连大罗神

仙也难逃一死！天杀门真不简单，居然制造出这么恶毒的杀人利器！”

赛杨妃伸出断臂，由玉妙容替她包扎，咬着牙道：“这是硝月追魂弹，是用淬过剧毒的银屑，裹在硝石跟硫磺的外面，掷出时立刻爆炸，十丈之内，无人能免！”

铁铮笑道：“我站在五丈之内，也没有受伤！”

赛杨妃道：“那是铁爷见机得快，用那两个家伙挡住了爆出的银屑，否则任你功夫再高也难逃一死！”

铁铮一笑道：“刘绍棠身怀如此利器，大概在天杀门中的地位很高了？”

赛杨妃道：“不错！他是三个副门主之一，而且是门主的面首，所以有这种利器！”

铁铮哦了一声：“这么说天杀门主是个女的了？”

赛杨妃道：“你们已经找到了崔老儿，难道还不知道门主叫做崔明洁？”

铁铮道：“虽然知道了，但我有点不相信，经你证实后，才算确定了，赛姑娘，你杀了刘绍棠，大概是不准备再回天杀门去了？”

赛杨妃苦笑道：“人总要活下去，刘绍棠一见铁爷没死，我知道他一定想用硝月追魂弹，那玩意一发出来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周围的人无一能免，他打算把我也坑在里面，我为了自救，只好先下手了，哪知这家伙命真长，兜心一脚，还是没能踢死他！”

玉妙容感激地道：“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反而伤了你！”

赛杨妃苦笑道：“在那种情形下，我来不及告诉你，当然怪不得你，现在我已经豁出去了，有关天杀门的一切，你们要问什么就问吧，我尽自己所知都讲出来，只求你们事后能给我找个躲

命的地方！”

铁铮道：“只要你真心合作，我负责你的安全！首先我要知道天杀门主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原先躲在她老子家里，叫毛乐利跑去泄了她的行踪，就不知道了，她是个神通广大的女人……”

铁铮道：“好！这一点可以相信你，天杀门有三个副门主，死掉的焦世庆跟刘绍棠才两个，还有一个呢？”

“就是在天桥卖唱的水仙花！”

铁铮一怔道：“原来是这婆娘，倒是叫她瞒过了！”

赛杨妃道：“天杀门是个广大的组织，分为天杀门三堂，由三个副门主兼任堂主，焦世庆是天字堂主，负责江湖上的狙杀事宜；刘绍棠是杀字堂主，负责京师与官府中买卖暗杀事务；水仙花是门字堂主，负责行动策划与传达门主的指令，不过最近被铁爷这一搅，三门都次序大乱，焦世庆所属的三十六天杀星，死亡过半，门主自己出来负责调动重组，可能已经有了变动！”

铁铮点点头：“这次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我吗？”

赛杨妃道：“不是，门主以为铁爷已经中了毒针死了，只是叫我们来证实一下，把铁爷的头带回去，假如她知道铁爷没死，一定不会只派这几个人来的！”

铁铮想想道：“我问的差不多了，赛姑娘看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？”

赛杨妃苦笑道：“我虽是天杀门中的人，但是我知道的比你他们还少，要不是前天玉小姐找上崔家去，我连门主是谁都不知道！还能有什么可补充的呢？”

“天杀门主是崔明洁的话，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刘绍棠，他说门主的身份已被揭穿，没有守秘的必要了，在天杀门中，只有三个副门主知道她的真身份！”

“你们割下我的脑袋，又到哪儿去交差呢？”

“这个我不知道，是刘绍棠管这档事儿的！”

铁铮沉吟片刻才道：“谢谢你，赛姑娘，有了你的帮助，我相信今后对付天杀门主已经相当的有把握了，你受伤不轻，流血太多，体力消耗太多，得赶紧离开，你还撑得住吗？”

赛杨妃苦笑道：“我为了活命，撑不住也得撑！”

铁铮取出一颗白色的药丸道：“这里的尸体不能动，使天杀门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因此我们要步行离开，你的体力太差了，把这颗药服下去，我们得快快赶一阵路，到前面有人家的地方再休息！”

赛杨妃把药服了下去，铁铮牵来了自己的黑马跟玉妙容的白马，吩咐尤二混道：“你还是驾车吧，把赛姑娘搬到车上去，她恐怕走不动了！”

赛杨妃忙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能走，我们不是要步行吗？”

铁铮脸色一沉道：“你要是喜欢走路就慢慢跟着来好了，我们可没时间慢慢等你，二混！走！”

他上了马，赛杨妃站起来，双腿一软，又倒下来，厉声大叫道：“黑燕子！你这天杀的下流胚子，居然这样子糟蹋你姑奶奶！”

铁铮在马上一弯腰，挟起了玉妙容，如飞而去，赛杨妃还在后面哭声叫骂着！

玉妙容挣扎了一下，但铁铮挟得很紧，她只有用拳头擂着铁铮的腰，铁铮把她一掷一抛，刚好丢在那头跟来的白马背上，玉妙容兜转马头，铁铮横马拦住他道：“妙容，你要干吗？那种人死不足惜，你还可怜她！”

玉妙容怒道：“铁大哥！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狠心的人，赛杨妃虽然不好，但她救过我……”

铁铮笑道：“我又不会真的丢下她的，尤二混会用车子把她载来的，你看那不是来了吗？”

果然尤二混驾着车子，载着软成一堆的赛杨妃，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见了他们，刚准备勒缰，铁铮用手一挥道：“别停，一直往前走，到僻静处再停下来！”

尤二混果然驾车直前，足足跑了几十里，才看见有一个蒙古包，扎在一条小河旁边，一个中年蒙古汉子，守着几十头羊，一头骆驼。

这是关外内蒙地区的流动行商，他们在沙漠上养了羊，赶到关里来卖，又换成了布匹、食盐等日用品，回到关外去卖给其他的游牧家庭，铁铮勒住了马，过去跟那个蒙古人，谈了一阵，最后掏出了几块金子，塞给了那个蒙古人，叫尤二混把赛杨妃抱了下来，把车子交给那个蒙古人驾走了。

铁铮挑开了蒙古包，但见里面堆了一捆兽皮，铺着羊毛织成的地毯，还堆着一些零星用具，触鼻一股腥气，皱皱眉头，吩咐把赛杨妃放下来。

玉妙容忍不住又问道：“铁大哥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”

铁铮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刚做了些好事，给那蒙古人两倍的代价买下了他的羊群，又以一匹马跟一辆车，换了他的骆驼和蒙古包，他乐坏了，说是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像我这么豪爽的客人！”

玉妙容指着赛杨妃道：“你别打哈哈，我问的是她！”

铁铮笑道：“你问的是赛姑娘啊，她的肚子痛，大概是中了风寒，可惜这地方没大夫，只好让她先躺着！”

赛杨妃这时连哼哼的声音都微弱了。

铁铮脸色一沉道：“赛姑娘，我们不过歇口气就走，那个蒙古人也不会回来了，这儿到了晚上常有狼群出没，你可得小心点，畜生可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别说你是赛杨妃，你是真杨妃，它

们也是照样把你撕得一块块的！”

赛杨妃翻着白眼，无力地道：“铁铮！算你狠，老娘认栽了，你究竟给我服的什么药？”

铁铮道：“讲真话的药，专治说谎的药！”

赛杨妃顿了一顿：“我说的大部分是真话！”

“那就把小部分更正过来！”

“好吧！真正的天杀门主是崔立忠！崔明洁的老子，也就是现在当翰林的那个老杀才！”

玉妙容惊得啊了一声。

赛杨妃又道：“不过这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，连我在内，一共才三个人，但现在只有两个人了，毛乐利已经死了，是门主自己处决的！其他人都以为门主是他的女儿崔明洁！”

铁铮笑了一笑道：“这跟我的想象中差不多，还有第二点可补充的没有？比如崔明洁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崔明洁就是水仙花，她住的地方你们去过了，那是杀字门的司令处，只有在接见重要执事人员时，她才以另一副面目出现在崔家的后院！”

“还有什么你忘记说的？”

“没有了，铁大侠，你快给我解药吧，我的肠子似乎痛得要断了，没精神去想别的！”

铁铮笑笑道：“还有两个问题你没答复，第一，你们把小青藏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原来是留在八大胡同，后来是否移走就不知道了，门主一直不相信你死了，所以必须留下她作为要挟！”

“假如我真的死了，你们会放她吗？”

“铁大侠，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，天杀门怎么会留一个泄秘的人呢？你若死了，小青也就完了！你们要救她，不妨到水仙花

的住处去试试看！只有在那个地方可能性最大，因为水仙花染上了一个怪习惯，她喜欢跟毒蛇在一起，那堆毒蛇一时搬不走！”

铁铮点点头道：“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了，这个秘密是你不必说的，你也说了出来！”

“为了要活命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“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在天杀门中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，你敢杀死刘绍棠，地位绝不会比他低吧？”

“我——我才是门字堂主，也是三个副门主之一，刘绍棠原是我的部属，可是他姘上了崔明洁那骚狐狸，渐渐想爬到我头上来，水仙花更把本门第一杀器，硝月追魂弹给了他，我本来也想宰了这王八蛋，今天正好是个机会！”

铁铮沉吟不语，赛杨妃急道：“铁大侠，我把秘密都说了出来，你该给我解药了！”

铁铮道：“我当然会给你的，只是我还有一点不懂，你们都是天杀门中重要的人物，怎么武功反而很差，比那些天杀星差多了！”

“这是门主的筹划，他觉得以庸材去统制人材，才是真正的统御之道，可以使我不敢生叛离之心！”

“可是你们又怎么号令那些武林高手为用呢？”

“三十六杀星都是各大门派中的逐徒，或是身犯众怒在武林中声名狼藉之徒，被门主网罗来，以重利为赂，美色为饵，给他们保障，或者是帮他们除去仇家，然后再用定时的毒药，控制住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都乖乖地听命而行，宁死也不肯说出本门的秘密！”

“武林中人，不可能这么简单被控制了！”

“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，但那是掌握在门主手里，我实在不知道，铁大侠，你快把解药给我吧！”

铁铮道：“赛姑娘，照你今天的表现，我应该饶过你，可是江湖上有许多正道英侠，死于一个凶残阴恶的淫妇黑妖狐花三娘之手，我如果饶了你，就对不起那些冤魂！”

赛杨妃脸色惨变道“铁铮！你！”

铁铮冷冷道：“不必辩，我对你的底子早就摸清了，也正因为我认为你，才知道你第一次没说真话，即使到现在，你也没有完全说真话，你行使苦肉计，杀死了刘绍棠，而且还故意让妙容砍了一只手，想跟我们在一起，伺机再下毒手！你认不认？”

赛杨妃脸色变了，铁铮冷冷地道：“我给你服的是一颗慢性毒药，你根本早就认出了，却还是服了下去，因为你算准了我黑燕子不会毒死你，你服下毒药，只是为了搏取我们的同情，所以我必须在毒性未发作前杀了你，而且更要你死得明白，现在你认了吧？”

赛杨妃怪吼一声，身子突然扑起来，向铁铮冲过去，同时十指齐扬，五六颗银色光点直射而至，但铁铮早就有了准备，他拉着玉妙容就地一滚，脚尖勾动蒙古包的支柱，整个皮帐塌了下来，刚好把赛杨妃包在里面。

连声轻爆，加上一阵惨叫，很快就静止下来，铁铮在滚地时已经捞起那一卷羊皮挡在身前，当他把玉妙容由怀中推开，由布帐中钻出来时，玉妙容的脸色煞白，目中却开始流下了眼泪！

铁铮拍拍她的肩膀道：“姑奶奶！你是为她伤心，还是为自己的判断错误而伤心？”

“我是为人心的险恶而伤心，为江湖的险恶而伤心！”

铁铮笑了一笑：“擦干你的眼泪吧，你没时间伤心了，假如你要闯江湖，就该把心肠学得硬一点，不要以为她曾经救过你，她是为救自己，如果刘绍棠伤了你，她知道我会剥了她的皮的，何况那位天杀门主也饶不了她，因为你那位舅公很喜欢你

呢。”

玉妙容沉思片刻道：“我真不信舅爷爷会是天杀门主！”

铁铮笑笑道：“我也不信，崔立忠当天杀门主太老了，但是他一定跟天杀门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赛杨妃的话可以信，也不可以信，在我的想法中，天杀门主绝不会是他们父女中的任何一个！”

“难道还有其他的人？”

铁铮道：“很难说，现在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回去再说！”

他翻开蒙古包，找出血肉狼藉的赛杨妃，望着满脸侧色的玉妙容苦笑道：“妙容，这就是江湖人的生活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，你现在是否后悔加入江湖了？”

玉妙容沉思片刻才道：“江湖上永远都是这么险恶吗？”

铁铮道：“那当然不是，江湖生活也有光明的一面，更有令人向往的地方，比如说自在无拘，快意恩仇，还有就是许多热诚而忠心的朋友，像二混他们，虽然对你一无所求，为了义气，可以把一腔热血，一颗头颅都卖给你！”

他感慨地指指赛杨妃又道：“像她！对我们说来，固然是个危险的敌人，但对天杀门而言，何尝又不是个忠心耿耿的伙伴！”

玉妙容道：“那倒不见得，她是知道你不肯放过她，才起了同归于尽的念头，只要你给她一点活命的机会，她还是不肯放弃的！她已经说出了很多的秘密！”

铁铮摇头道：“不！你错了，她虽然说了很多，但是并不够多，她还保留了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也不是非要杀她不可，但她却是非死不可，因为她知道得太多了，如果全说了出来，天杀门也放不过她，这不是我不给她机会，而是她自己已没有了选择的机会。”

玉妙容道：“如果你保证她今后的安全，她会合作的。”

铁铮庄重地道：“我不能给她这种保证，因为她过去所作的恶太多了，江湖上有一半的人都在找她，必欲得之而甘心，如果我保证她的安全，何以对得起那些死在她手中的冤魂，我更没有理由去阻止那些人的后人向她寻仇。”

“你不能劝告别人原谅她吗？”

“不能！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，江湖上讲究恕道，原谅一个肯改过自新的人，但赛杨妃她并不是真心的悔悟，而是迫于情势的暂时举动，她之所以加入天杀门，是因为天杀门能给她包庇，我却不能包庇这样一个人。”

玉妙容长叹一声：“铁大哥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回北京去，但不能这样回去，天杀门对我的生死还不知道确实的消息，让他们伤脑筋猜测去，今后我们的侦察行动也要在暗中进行，不能再打草惊蛇了！”

“到底我们要干些什么呢？”

铁铮笑笑说：“把尸体埋了，收拾帐篷，先在草原上流浪一阵，然后我们以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姿态回去。”

于是他跟尤二混合力挖了个深坑，把赛杨妃的尸体埋了，骑了马，拉着骆驼，赶着羊群，一直走到伊逊河畔的一个小寨子里，这是一个内蒙的小部族，族长是个叫呼尔沁的老牧人，跟铁铮很熟，两人一见面就亲热地抱在一起，铁铮跟他的家人也很熟，跟他的妻子，成年而美丽的女儿，也都行了拥抱的礼。

玉妙容进了屋子，就闻见一股触鼻的羊膻味，真怕对自己也来上那么一手。

不过还好，铁铮用蒙古话跟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阵，每个人都友善地上来，抓起她的手闻了一闻。

那个叫玛尔塔的女孩儿还朝她一笑，操着流利的京片子道：

“恭喜你，嫁了一个好男儿，铁铮如果娶了别的女人，我会伤心的，但娶了你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黄金的马鞍，一定要有骏马才配得上它的！”

玉妙容不禁红了脸，铁铮笑笑道：“玛尔塔，你还没有嫁人呀！我以为你早就嫁了呢！”

玛尔塔笑道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呀！我答应你的！”

铁铮笑笑道：“我也答应过你的，假如我娶了别的女人，一定会带来给你看看，现在你可以嫁人了！”

玛尔塔笑着道：“是的！寨里的少年可高兴了，我守着你，他们守着我，寨里有两三年没办喜事了，害得那些女孩子都在埋怨我，今天晚上，我可以对大家宣布了！”

铁铮笑道：“这很抱歉，她们应该怪我才对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把我赶来的羊都杀了！”

玛尔塔欢呼一声，立刻出去准备了！

虽然塞外的春天到得很迟，现在的草原上还盖着冰雪，但边塞少年少女的热情是不畏寒冰的，他们在地上铺了羊皮的褥子，燃起了一堆熊熊的野火，烤着整头的羊，喝着用皮袋盛装着的青稞酒，胡笛，角铃以及低沉的羯鼓，唱起了粗犷的情歌，然后是一对对的情侣，相换着踏舞……

玉妙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，简直是痴了，假着铁铮道：“铁大哥！你怎么认识这些人的？”

“流浪的人到处都有朋友的，三年前我经过这里，帮他们击退了一股寇掠的流匪，就这样攀上了交情！”

“那个玛尔塔对你很钟情吗？”

“边塞的女孩子对英雄与勇士总是比较倾心的，他们全家都希望我能留下来，可是我不是那种定得下来的人！”

“她实在很美丽，你忍心拒绝吗？”

铁铮笑了一笑道：“边塞的女孩子就是这点可爱，她们用情很理智，也很干脆，绝不强求，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她说她等我，如果我找到比她更好的对象，就告诉她一声，她再另找对象，我也说如果我三年没回来，她也可以另嫁，当时我只是怕她太难堪，安慰她一下，因为我究竟不是他们的同族，不好意思拒绝得太坚定，幸亏我这次带了 you 一起来，否则倒真是坑了她了，因为算算时间，已经快四年了，她仍然还在等着！”

玉妙容很感动地道：“她的心胸真豁达，等了四年的意中人带了另一个女子来了，她不但毫无嫉妒，而且还真心地为我祝福，她祝贺我的时候，态度很诚恳，先前我还不知道你们有这一段情，还以为她是在跟你开开玩笑。”

铁铮笑笑道：“边地的女孩子比较单纯，但也深懂得感情取舍之道，她们如果有两女同时爱一男的情形时，就来一场决斗，胜利者得到情郎，失败者心平气和，因为她们对感情的看法不是占有而是奉献，对方比自己强，自然也能给被爱者更多的幸福与帮助！”

玉妙容整个沉浸在神往中了，以如梦的声音道：“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一批可爱的人！”

“是的！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，不怕人暗算，即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也会在正大光明的场合下向你挑战复仇，阴谋、暗算，在这儿是找不到的！”

“铁大哥！这么美好的地方，你怎么舍得离开呢？”

“我是在白山黑水间长大的，在山里有一种雪狼，长年都在饥饿中，它即使走到一个小动物多的地方，也只是停下来吃一餐而已，第二天它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去，奔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所以雪狼经常是饿死在冰雪封冻的山峰，它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它天性是流浪的！也许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地方！”

“这是人的看法，在雪狼本身而言，它根本不知道原因，它只是向前走而已，因为在雪狼的生命中，攫食只是为了能有体力走更多的路，向前走才是它生命的意义……”

玉妙容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就是一头雪狼。”

“江湖人都是雪狼，不过我这头雪狼很幸运，找到了一头母狼，在流浪的途上，多了个伙伴。”

在粗犷的笑声中，他抱起了玉妙容，进入了一间小皮帐篷，随即又放下了帐门，玉妙容微感慌乱地道：“铁大哥！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告诉他们说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些诚实而可爱的朋友是不能欺骗他们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夫妻们该做的事。”

是酒使这冰国上的豪侠迷醉了？还是周围爱的气氛浸染了他们，玉妙容只有轻微的挣扎，然后就接受了她生命中第一次的蜕变。

呼尔沁的部族是个半游牧的部落，他们定居在伊逊河畔，但仍然以放牧为生活的方式，每年一度，他们把积存的皮毛与养大的牲口赶进关内，换取一年族人所需的杂物。

今年他们进关比较早，那是出于铁铮的请求，领队的仍然是呼尔沁，但队中却多了铁铮、玉妙容与尤二混。他们都换了牧人的装束，用桐油染红了脸色，骑在骆驼背上，赶着牛羊，慢慢地进向关内。

由于内蒙也被朝廷归属于八旗之内，所以内蒙的牧人是比较得到优待的，他们可以成群结队地通行关内。

牲口是不准进入京城的，在郊外有他们划定的营地，供商人们跟他们交易，但牧人们仍准许入京逛逛。

玉妙容跟一群蒙古的少女们一起逛了天桥，发现水仙花已经